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

(台湾)三毛 主编

四大魔头
命案目睹记
谍海



华文出版社

10

(京)新登字 064 号

版权登记号:

四大魔头 (00220)

命案目睹记 (00244)

谍海 (00217)

D/K32/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 (10)/三毛主编.-北京:华文出版社,1995.1

ISBN 7-5075-0445-X

I. 阿… II. 三… III. 侦探小说: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3605 号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10)

(台湾)三 毛 主编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22 字数:50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500 册

ISBN 7-5075-0445-X/I·145 定价:26.00 元

总定价:260.00 元(共 10 册)

三毛如是说

(台湾) 三 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到中国来，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国，她的作

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著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著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四大魔头

陈 惠 华 译

四大魔头

赫邱里·白罗真的已死？

海斯亭上尉是赫邱里·白罗的久年知己。此刻，海斯亭正双手颤抖地捧读着他刚刚收到的这封信。

“我亲爱的朋友（信是这么开始的）——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不必为我伤心落泪。只要听从我的指示。这是必须的。这是赫邱里·白罗计划的一部份！我向你致敬，我的朋友，我在九泉之下向你致敬……”

也许赫邱里·白罗真的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继续和世间最凶恶的阴谋奋斗……在最艰辛的考验和最后的胜利中挫败死神……

第一章 不速之客

我曾经遇见过那些以渡船过海峡为乐的人，他们心平气和地坐在甲板的凳子上，船到达港口时，他们静静地等船泊好，然后，不慌不忙地收好东西上岸。我这个人就做不到这样。从上船那一刹那开始，我就觉得时间太短，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事。我把我的手提箱移来移去。如果我下去饮食部用餐，我总是囫囵吞枣，生怕我在下面时，轮船忽地就到达了。我这种心理也许是战争时假期短暂的后遗症。在那时，人们会觉得在靠近甲板处守住一个地点是非常重要的，能第一个冲上岸就可以减少浪费三天或五天假期中的几秒宝贵光阴。

这是个特殊的七月早震，我站在栏杆旁边，注视着渐渐逼近的多佛港^①白色峭壁。心中很讶异，为什么有些旅客回到祖国时，眼睛竟然抬都不抬一下，还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也许他们的情况和我不同，不容置疑地，他们之间有许多人只是渡过海峡到巴黎度过一个周末而已，而我却远离英国，在阿根廷的农场待了一年半的时间。我的事业在那儿。内人和我都喜欢南美洲那种自在惬意的生活，但是，当熟悉的海岸愈来愈靠近时，我喉咙中似乎有什么哽在那儿，万感交集。

我两天前抵达法国，处理了一些必要的事务，现在正在

^①英国东南部之一海港，渡过多佛海峡即到法国。

往伦敦途中。我会在那儿待上几个月——有足够的时间拜访老朋友。特别是那个蛋形头、绿眼睛的小矮个子——赫邱里·白罗，我有意要让他大吃一惊。在最近一封从阿根廷给他的信中，我根本没有提到我这趟旅行——其实，我这趟旅行是为了某些复杂的业务难题而仓促决定的——我一直愉快地想着他看到我时的喜悦和惊愕。

我知道他大概不会远离他的本营。那段在英国各地奔波办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已是远近驰名，不可能再为一个案件花上他所有的时间。他的野心与时俱增，他希望成为一个侦探顾问——好象哈利街^①的医生一样的那种专家。他时常嘲笑“人类猎犬”那种以奇异的化装来追捕罪犯和看到每一个足迹都停下来测量的办案方式。

“不，好友海斯亨。”他会说：“我们把那些雕虫小技留给吉诺和他的朋友。赫邱里·白罗的方法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推理方式、办事方法和‘灰色小细胞’。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靠椅上所能看到的，已经比别人居高临下地俯视还多。我们也不会像名人贾普那样遽下结论。”

他是不会那样，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赫邱里·白罗会离题太远、乱下定论。

到伦敦后，我先把行李放在一家旅馆里，然后，直接开车上旧地址。回忆如汹涌的浪涛一般滚滚而来！我很想去跟那个女房东打个招呼，不过，我还是先两步一跨地冲上楼梯，重重地敲着白罗的门。

“进来吧！”里头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叫着。

^①伦敦街名，为著名的医生居住区。

我大步跨入。白罗面向我站着。他看到我时，手中提着的小旅行箱砰地一声掉到地上。

“我的朋友，海斯亭！”他大叫。“我的朋友，海斯亭！”

他冲上前来，紧紧地拥抱了我一番。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不合逻辑地谈着。不由自主的叫声，迫切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不完整的回答，我太太要我代为传递的话，加上我这趟旅行的原因，全都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了。

“我以前住的公寓现在有人住了吧？”我们终于冷静下来了，我发问：“我真想再和你住在一起。”

白罗的脸上有一种意外、吃惊的表情。

“天！真是不巧！看看你四周的一切，我的朋友。”

我到现在才注意到我的四周。靠墙处有一个史前图案的方舟形大旅行箱。它的旁边很整齐地排了好几个手提箱，由大到小依次排列。我的推论是不会错的。

“你要离开这里？”

“不错。”

“到那里去？”

“南美洲。”

“什么？”

“是的，真是滑稽，对不对？我要去里约^①。我每天自己告诉自己：我信中要一字不提地保持机密——但是，哦！那个好海斯亭看到我时的惊愕！”

“你什么时候去呢？”

白罗看了看手表。

①巴西旧都。

“一个小时内。”

“我记得，你不是一直说没有什么会使你想做一次长途的海上旅行吗？”

白罗闭上眼睛，打了个哆嗦。

“不要提那些了，我的朋友。我的医生跟我保证，人不会那样就死掉的——况且仅此一次而已；你知道，我不再——不再回来了。”

他把我推进一把椅子上。

“坐下，我告诉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知不知道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洛克菲勒还富有？那就是亚伯·赖兰。”

“那个美洲肥皂大王？”

“不错。他的一个秘书和我联络过。里约有一家大公司牵扯到一个很严重的、你也许会称之为欺诈的事件。他希望我到那里去调查实情，我拒绝了。我告诉他，如果事实都陈列在我面前的话，我可以以专家的身份分析给他听。但是，他自称他能力不及。我只有自己到那儿才能获得事实的资料。要是平常的话，这笔交易会到此截止。要赫邱里·白罗听命行事，这简直是无礼至极。但是，他要给我的酬劳很惊人。我这一生中第一次完全被钱迷惑住了。这是一笔相当的资产——巨富！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诱惑——你，你的朋友。这一年半来，我是一个非常寂寞的老人。我想，我为什么不接下这个工作呢？我已经很厌倦这永无止境地解决笨问题的生活方式。我的名气已经够大了。让我接受这些钱，在我的老朋友附近安定下来吧。”

白罗的表白很令我感动。

“因此，我接下了这工作。”他接着说：“在一个小时内，我必须去搭汽船联运的火车了。生命的一个玩笑，不是吗？不过，海斯亭，我必须对你承认，如果不是他们给我那么多钱的话，我大概也不会下这个决定，因为，最近我在做一个我自己很有兴趣的调查。告诉我，通常，‘四大魔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个词最先是出现在凡尔赛会议上，后来，电影界中有所谓名闻遐迩的四大人物，现在，这个词已经被后生小辈滥用了。”

“是这个样子啊。”白罗深思地说。“我碰到了这个名词，而且，你知道，你这些解释都不太适合那种情况。它似乎是指一个国际犯罪集团，或者类似的组织，只是——”

“只是什么？”当他踌躇时，我问。

“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组织。不过，这只是我的小意见而已。啊！我必须赶快准备行李，时间快到了。”

“不要去。”我劝阻他。“改变你的行程吧，到时，我们可以搭同班船。”

白罗站起来，责备地看着我。

“唉！这是因为你不了解情况才会说这种话！你要了解，我已经答应人家了——赫邱里·白罗的诺言。除非现在有任何性命攸关的事情发生，否则，我一定要走了。”

“看来是不可能有这类事情会发生了。”我闷闷地低语。“除非在紧要关头，‘门突然开了，一位不速之客降临。’”

我淡淡地笑着引用一段古老的谚语，后来，静默了一下子，一个声音从内室传来，我们两个人都惊跳了起来。

“那是什么声音！”我大叫。

“我的诺言！”白罗应着。“听起来，好象你说的‘不速之客’已经在我卧房了。”

“但是，怎么可能有人在那里呢？除了经由这个门外，根本没有其他的门可通那里啊！”

“你的记性不错，海斯亭。现在再推论看看。”

“窗户！那是盗窃了？他必须会飞檐走壁才成——我觉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门的那边，一阵乱动门把的声音引起我的注意，我站起身来，大步走向门。

门慢慢地开了。一个男人站在门边。他全身从头到脚满是灰尘和泥巴，脸部瘦弱而憔悴。他凝视了我们一阵子，然后，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白罗赶到他身边，仰视着我说。

“白兰地——快一点。”

我急忙地倒了一些白兰地，递给了他。白罗给他喝了一点。然后，我们两个人合力把他抬到长沙发上。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茫然地看了看四周。

“你想要做什么？先生。”白罗说。

这个男人张开双唇，用一种奇怪、机械式的声音说话。

“赫邱里·白罗先生。住在法拉威街十四号的赫邱里·白罗先生。”

“哦！我就是。”

这个男人似乎不懂他说什么，只是用同样的语调重复着：——

“住在法拉威街十四号的赫邱里·白罗先生。”

白罗试着问他一些问题。这个男人有时完全不回答，有时重复着那个句子。白罗对我打了个手势，要我去打电话。

“要瑞契威大夫过来一下。”

很幸运地医生在家。他家就在转角处。没多久，他就慌慌张张地赶来了。

“怎么回事，呢？”

白罗简洁地解说了一下后，医生开始检查那个好象根本不自觉他自己和我们的存在的奇怪访客。

“唔！”瑞契威大夫结束了检查，说：“很奇怪的病例。”

“脑膜炎？”我猜测。

医生立即不以为然地哼着。

“脑膜炎！脑膜炎！根本就没有什么脑膜炎。这是小说家捏造的名词。不是，这个人是受了某种惊吓。他在一个持续思想的驱使下来到这里——寻找法拉威街十四号的赫邱里·白罗先生——而且，他根本不明白那些字的意思，只是留声机式的重复说着。”

“失语症？”我急切地说。

医生对我这次猜测没有上次哼得那么厉害。他没有回答，只是拿一张纸和一支笔交给这个人。

“我们看看他会怎么做。”他说出他的意见。

开始时，这个男人什么都没做，后来，他突然疯狂地写了起来。接着，又很意外地停了下来，纸张和笔都落在地上。医生捡起来看，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只是乱画了一大堆阿拉伯数字4，一个比一个大。我想他是要写法拉威街十四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非常有趣。你们可不可能让他留在这里——一直到下午？我现在必须到医院去，不过，我下午会回来替这个人安排好一切，这病例很有趣，失掉他的踪影会很可惜的。”

我向他解释白罗必须要离开这儿，而且，我也计划陪白罗到南安普敦港^①去。

“那，把这个人留在这儿好了。他已经精疲力尽，不会作怪了。他会不停地睡上八个小时也说不定。我会交代你们那个长得很好玩的好心太太，要她留意一下他。”

瑞契威大夫和平常一样匆忙地走了。白罗一面留心着钟，一面急忙地把东西装入箱里。

“时间真是象飞似的。嗨！海斯亨，这下子，你不能说我没留事情给你做了吧！一个最头痛的问题。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男人。他是谁？他是做什么的？啊！真不巧！我真希望以两年的生命来换取这艘船明天离开，而不是今天走的事实。这件事情很奇怪——很有趣。但必须有时间——时间。也许是几天——也有可能要好几个月——他才有能力告诉我们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会全力以赴，白罗。”我向他保证。“我尽量做个能干的接替人。”

“唔——好的。”

他的回答使我觉得好象有一片疑云存在。我拿起那张纸。

“如果我要写小说的话，”我轻松地说：“我应该把这故事穿插进去你最近那个怪词之中，取名为‘四大魔头奇谭’。”我一面说，一面轻敲着铅笔写的阿拉伯字。

刹那间，我惊跳了起来，这个我本来以为没有用的人突然从恍惚中觉醒过来，他坐了起来，声音清晰地说：

^①英格兰南部的一海港。

“李长彦。”

他看起来好象刚从睡梦中醒过来一样。白罗做个手势要我不说话，这个人继续说下去。他用一种清晰高昂的声音说话，他的腔调使我想到他是在朗诵什么已经写好的文告或讲稿。

“李长彦可以说是四大魔头的头脑。他有控制和指挥的权力。因此，我称他为第一号。第二号很少被提到名字。他以一个中间有两道直线贯穿的S——一块钱的标帜——来代表，也用二条条纹和一个星星来代表。因此，可以猜想到他是美国人，他代表着财力。第三号毫无疑问的是个女人，她的国籍是法国。也许她是一个花街柳巷的尤物，但，这资料并非完全可靠。第四号——”

他的声音结结巴巴地停了下来，白罗身子向前倾。

“是的。”他急切地提示着他。“第四号？”

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那个男人的脸。那个男人的脸因恐惧而扭曲着。

“杀戳者。”这个男人喘着气说。说完之后，他抽搐了一阵子，又昏死过去了。

“天！”白罗低语：“那我猜对了。我是对了。”

“你认为——？”

他打断了我的话。

“把他抬到我房间的床上。如果我想要赶上火车，就必须把握每一分钟了。我并不想赶上火车啊！我可能清醒地错过这班火车，但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走吧，海斯亭！”

我们把神秘的访客留给皮尔森太太照顾，两个人马上离开，刚好赶上火车。在火车上，白罗时而静默不语，时而喧

噪多言。他有时有如一个梦游的人，静坐着凝视窗外，显然，我说的话他一点都没听进去。接着，他又忽地生气蓬勃起来，口沫横飞地告诫我和命令我，强调要不断利用无线电联络的重要性。

经过佛京^①后，我们沉默了片刻。这班火车不到南安普敦是不会停的，但在这儿，它却被一个讯号灯阻挡下来。

“啊！神圣的雷鸣！”白罗突然叫着。“我一直是个傻瓜，现在，我终于想通了。毫无疑问地是老天的圣徒使车子停了下来。快跳！海斯亭！我告诉你，快跳！”

一刹那间，他已经打开行李车厢的门，跳了出去。

“把手提箱丢出去，你自己也跳下来。”

我听从他的话。当我站在他身边时，火车又开动了。

“哼，白罗。”我有点气恼地说：“现在，你或者要告诉我怎么一回事了吧。”

“原因是，我的朋友，我看见了光。”

“你这话，我说：‘给我的启示很大。’”

“应该如此，”白罗说：“但我害怕——我很害怕并非如此。如果你可以提得动这两个手提箱的话，我想，我可以负责其他的箱子。”

^①在伦敦西南二十二哩的一个城市。

第二章 从疗养院来的人

还好，火车停下来的地方离车站不远。我们没走多久就到了停车场，借了一部车。半个小时后，我们已经风驰电掣似地驶回伦敦。那时，一直到那时，白罗才大发慈悲地满足我的好奇心。

“你不懂吧？我本来也不懂，但是，现在我了解了，海斯亭，我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什么！”

“是的，这个计谋设计得很巧妙。地点和方法都选得正确无误。他们怕我。”

“他们是谁？”

“那四个狼狈为奸、逍遥法外的天才。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女人和——一个不知身分者。希望我们不至于回来得太晚，海斯亭。”

“你认为我们的访客有危险？”

“没错。”

我们到达时，皮尔森太太迎接着我们。我们不理睬她看白罗时的惊讶目光，探问着消息。她的话使我们放心些。没有人来过，我们的访客没有一点动静。

我们舒了一口气上楼。白罗穿过外面的房间进入内室。接着，他大声叫我，声音非常奇特而焦躁。

“海斯亭，他死了。”

我跑到他那儿。那个男人的卧姿和我们离开时并无两样，但是，他已经死了，而且死了一段时间了。我猛冲出去找医生。我知道瑞契威一定还没有回来。还好，我马上找到